



宋槧太平御覽



413
403
70



13
403
70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一

人事部八十二

貞女下

列女傳曰張氏妻者丹陽魯輝之女名潛既適張氏會其
家門伏誅以潛女弱姑老故得不死然資產沒官單罄壁
立昏晨力作供養甚謹猶應配適士伍之限無妻者國有
常法知終不免每與姑言有必死之志姑曰夫亡改適悠
悠皆是人當隨時之宜何至於此潛曰悠悠之為非妾心
也後至當配果自經死

又曰代趙夫人者趙襄子之姊也襄子誘代王殺之因舉
兵平代取地而迎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君
今代已亡吾將奚歸吾聞婦人之義無二夫欲迎我何之
以弟慢夫非義謂慢棄不為立節以夫怨弟非仁也自殺於磨笄



新金圖

八中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山田一人
月山田一人
悼君以贈
新購以贈

之地

又曰沛王母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豪俊也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十人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必得天下無以妾故懷持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

又曰蜀朱叔賢妻者張氏之女字昭儀賢為郡督郵軍襲郡城城門閉賢兄弟謀踰城出事泄伏誅乃配嫁昭儀泣曰誅我夫而逼嫁我此寧夫婦平生之願乎乃竊刀割咽而死

又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郡縣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為賊所殺賊欲將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欲劫略乃以身赴矛貫心達背而死

又曰九江王孝謙妻者同郡表氏之女字貴女與母俱流移共止孝謙好酒兇悖無子聳之禮貴女每涕泣諫喻不能匡改母怨孝謙之為貴女輒悲哀不食言於鄰人曰為子致母於辱非孝也事無道之人非義也昔秋胡之妻不忍見不義之人我何為於世間哉乃自殺

又曰沛周明都妻者衛尉趙長平之女也名阿長平德行純粹海內知之阿少習儀訓長閑婦道而都驕淫暴躁不式上命都父衛謂阿曰新婦賢者女也當以禮法匡聳都之不改新婦之過也阿既拜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則罪在己為生如此亦何願哉乃自殺

劉向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者迎

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謂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矣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矣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水大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人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娉焉因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妻辭曰白公無恙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爲妃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奉其祠祀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娉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亦然妾既不仁仁猶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甚乎遂辭娉而不行吳王賢其

節而有義號曰楚白貞姬

又曰魯陶寡嬰者魯陶門之女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二也其詩曰悲黃鵠之蚕寡兮十年不雙宛頸哉翼兮不與衆同時則悲鳴兮獨行惻惻天命令然兮愧獨永傷感烏愠已兮淚下成行嗚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何況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也遂不敢復求之嬰寡終身

又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畢弟立謂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唯夫妻爲同庖夫人不聽衛君乃使愬於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詩與說小異故再出

又曰蔡人之妻者宋人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豈與之醮終身不改夫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甚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終不聽其母而作芣苢之詩

又曰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

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曰苦暴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餐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與夫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收子之資與子筒金秋胡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婦曰君辭家遠仕五年方還當乍驅揚塵疾至今也乃悅道旁婦人是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汙行也妾不忍見不義不孝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東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墳溝壑妾宜以身薦其棺槨守養幼孤不

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壹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乃復其身號曰梁高行

皇甫謐列女傳曰天水姜敘母者同郡楊阜之姑也阜爲州吏馬超殺刺史太守敘屯歷城阜往見之歔歔悲悵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於天下乎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也敘母慨然勅敘從阜計遂起兵於鹵城超聞之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豈以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卽殺之超敗隴右平定魏武令曰姜敘之母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也

又曰留子直妻者歷陽人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通郡牧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不從十餘日客以還太守夷殺之臨死不變口無言郡吏及客憐之更還救請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

又曰下邳陳悝妻者同郡吳氏之女漢末喪亂流寓東城東城令戚奇欲北就呂布焚城壘虜人衆聞女有容色善史書能彈琴瑟遂殺悝住車令僕者接女上車女謂奇曰君隳壞都城虜略士女殺人之夫欲以人婦爲妻何酷逆之甚願守志而死不願無行而生遂自刎奇猶有哀慙殯葬乃去

又曰戎士陳南妻丹者戴氏之女美而早寡事舅姑恭篤同伍之人咸樂其賢色求者甚多守死不嫁後之媀者告

其軍主軍主命之知不得已乃自經死
韓詩外傳曰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
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
是子也吾使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以
家珎且吾聞君子貴義而賤利是子病不見士來視死不
見士之流涕死之日宮女縗經從者十人不足於士而有
餘於婦人吾是以不哭
陳壽益部舊耆傳曰廣漢德陽王上妻者同縣表氏女也
名福年二十適上舅姑既沒復遭上喪悲傷感切不妄言
笑有二子養育遺孤執心純篤及叔父愍其窮困私以許
張奉掩迫合婚其且計欲殺奉恐禍及母叔孤兒永棄怨
讎必生忼慨流涕自殺而死
益部耆舊傳曰犍爲楊鳳珪妻者蜀郡臨邛陳氏女也名

姬珪早亡時姬產子適生六月躬喪事育幼孤三年喪訖
兄弟宗親哀其子少年壯謀議更配以許蜀中豪姓姬聞
仰天歎息引刀割咽幾死於是九族驚愕遂敬從其節
又曰犍爲南安周繕紀妻者同縣曹氏女也名禁字敬姬
年十七適周氏二年而夫亡隕時禁懷妊數月後產子元
餘喪事闋遂移居依託父母欲必守義育養孤弱父愍其
年少子稚默以許同縣狐賓遣車馬衣服來欲迎禁父乃
告禁勃然作色悽愴言曰依近父母本不圖此因流涕忼
愾乃自投舍後流水於是舉家競赴救出而氣息已絕積
二日一夜乃復蘇息二親由是知其至誠謝宿解婚禁歛
獻長歎乃更將子還依夫弟居止潔身執操非禮不動
又曰廣漢新都便敬妻者同縣王氏女也名和年十七適
敬敬亡和育養遺孤闔門守節不隨宗家宴樂嘉會居理

甚脩蜀郡何玉因媒問和兄著取和遂相聽許著深曉其夫死子小宜有改圖加貧衰無以自立何氏公族必據福祚和自陳說斷計決分守全孤弱辭言未訖忼慨涕淚哀慟左右然著終受玉幣因欲迫脅和乃斷耳示著以信至不見聽請以死謝舉宗敬重哀其大義

又曰巴三貞者閬中馬眇新妻義西充國王元憤妻姬皆閬中人也閬中趙蔓君妻華西充國人也姬早失夫介然守操中平五年黃巾餘類延益州賊帥趙蕃據閬中城拘迫衣冠令入婦女為質義姬華等隨比入城後賊類爭勢攻破閬中時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義姬華隨類出城走傳聞後賊或拘略婦女於是三人自度窮迫恐不免於拘逼乃相與自沉水而死鄉黨聞之莫不感傷號曰三貞又曰蜀郡廣都公乘士會妻者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年

壯無嗣欲有問者親戚將以許之發憤忼慨斷髮割耳事

姑盡禮肅恭供養養族子以承宗廟列女傳為熊氏女斷髮割耳同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縣躬氏女也名紀年十六適伯伯早卒紀性聰敏達於詩書女傳進退閑暇又有美色見貪割面告誡以全其節曰永生害仁仁者不為紀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者哉因作詩三章以風父母而舉縣嘉其才麗媒介滋繁遂援刀鑽斷指明情

邵氏家傳曰虞建武都尉邵夫人字義姬鴻臚之第二女夫人少而寡虞氏及夫人之宗袁夫人辛苦欲更為圖婚然重夫人宿操慮不可以非禮逼亦知夫人潛佩刀誓以必死故不敢生意夫人自以虞氏凶短繼世無子常獨處一室絕書學非祭祀墳墓不出紡績輒貨以供祭稱其多少不求豐厚

干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濕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六十圍常病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有罪家女養之八月朝祭送蛇輒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爾時豫募賫未得時樂縣李誕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生女六人雖有如無無有緹縈濟父之功不能供養消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蚤亡賣寄之身可得少錢父母終不聽寄自潛發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先作數石米養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三尺鏡聞養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噬咋寄從後斫得數創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其穴得九女

鬻骸悉舉出緩步而歸越王聞之娉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自是東冶無復祆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杜預女記曰二寡婦者淑也昃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爲書曰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僮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求無慙色仁兄德弟旣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德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

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祖沖之述征記曰晉元興末魏郡民陳氏女名琬家在查
浦年十六飢疫之歲父母相係死沒唯有一兄傭賃自活
女容色甚豔隣中士庶見其貧弱竟以金帛招要之女立
操貞槩未嘗有許後值盧循之亂賊衆將加凌逼女厲然
不迴遂以被害

杜預女記曰大女緜玉者陳緜氏之女也夫之從母兄弟
殺其父玉乃爲父報讎其殺已至親縛玉付吏獄竟當行
刑有名士申徒子龍者緜玉同縣人也嘉其義勇奏記於
縣曰伏聞大女緜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
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
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
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刀刺讎僵尸流

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強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
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苦心低意沮悵恨長
歎蟠雖愚豎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定足以感無恥之
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闕墓顯異後嗣
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申屠蟠字子龍
又曰新野公主者光武皇帝姊也少有節行姿容嫁爲新
野人鄧晨妻生一男三女王莽地黃三年光武起兵攻破
棘陽至小長安爲莽兵所敗弃車走時天大霧還求室家
道得小妹伯姬與共騎前行復見新野公主命使上馬主
以手摩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遣兵方至不能相
救無爲兩沒也上駐馬重呼之主曰不駛馳但志免我更
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我身何有會追兵至上遂驅馬而
去主卽遇害

裴啓語林曰王經少處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之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止後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勅以致今日母無戚容謂曰汝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何負哉

虞預會稽典錄曰孟淑上虞人也父質中郎將淑年十七當出適聘禮既至爲盜所劫淑祖父操刃對戰不敵見害淑思慕哀慟憔悴毀形以致盜由己乃喟歎曰微淑之身禍誠不生以身害祖苟活何顏於是遂自經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二

人事部八十三

知人上

尚書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處父字文公之傳也文子曰行并植音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專也謂剛而專其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春秋傳五年日鄭殺申侯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日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從我取從我求後之人將求多於女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日古人有言日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又日晉文公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日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乃饋盤殮寔璧焉臣無音外之交故用盤藏公子受殮反璧

又日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詩日予以采繫于沼于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泚之繫至薄猶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善仲山甫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戍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又日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日以剛商書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人余恐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

又日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日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召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所自然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明至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名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使見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疆疆子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樂施高疆來奔漢書曰薛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大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

又曰薛宣字貢君初宣察孝廉瑯琊太守趙貢見宣異之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為相除趙貢兩子為史

東觀漢記曰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於是漢為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會上以禹為知人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洛陽上欲南

定河內問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拜寇恂爲河內太守

又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侯馬援兄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閑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孝明帝時有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之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拜郎中遷玄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以延爲明

謝承後漢書曰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清論風行高唱草偃多所賞識拔樊子昭於未聞天下咸稱許郭爲知人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世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表本初汝外親雖尔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亂世矣

又曰南陽何顒初見曹操歎曰漢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

魏志曰武帝機警有權數時人莫知者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常感其知己後經過玄墓輒悵然致祭

又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旣幼弱容狀短

小一座皆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媿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羣爲童兒時祖寔常異之曰此兒必興吾門羣爲司空西曹屬時有薦樂安王摸下邳周遼者大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摸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摸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喬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喬爲名臣
又曰楊駿字季才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駿相遇駿曰此非常人也同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駿見美其才質卽贖着家中媢妻立屋然後與別駿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
魏略曰趙歧逃難匿姓名賣餅北海市時安丘孫嵩字賓石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令騎屏

行人從容問曰視子非賣餅者不有重怨卽亡命乎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與俱歸藏歧複壁中
孫盛魏氏春秋曰嘉平元年右將軍夏侯霸奔蜀蜀人問太傅之德霸對曰彼自爲家非人臣也問京師僞主對曰有鍾會者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蜀志曰先主年十五母使學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耶起曰吾宗中有此非常人也
又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耕壟畝好爲梁父吟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庶見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
又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坐統桑下
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當爲南州士人冠冕由是漸
顯也

吳志曰顧邵字孝則雍長子也年三十七起家爲豫章太
守小吏姿質佳者令獎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左右職舉善
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康生乎民
庶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謂至典
軍中郎康至丹陽太守禮至零陵令粲至太子少保
又曰張溫字惠恕少脩操容貌瓌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
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無可與爲輩顧雍曰溫

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
者傾悚權改容加禮

又曰張昭字子布爲人矜嚴忠謹能識人諸葛恪字元遜
年少之時衆人奇其英才昭言終敗葛氏者元遜也

吳書曰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獨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
中兒童皆隨之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於塗見其容
貌異住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聞陶家
兒遨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志必大成遂
與之後爲徐州刺史

王隱晉書曰石苞少子崇字季倫苞臨終預分諸子財物
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自能得財也
又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容貌朴實少號遲鈍人莫之知
唯叔父衛知其奇每有賓客詣己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

非常人也

虞預晉書曰魏舒少名遲鈍唯太原王又曰卿終當爲合輔然亦不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借給舒受而不辭

又曰武陟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同有顯名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詣同過陔兄弟觀其舉動便出語同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量最優出輔佐之風仕官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陔後果開府

徐廣晉書曰鄭袤純和有識初荀攸見袤曰鄭公業爲不亡矣時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與結交袤謂覽曰諷姦雄必以禍終于宜絕之後諷果敗司空王朗辟爲掾委以求才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並爲名臣

又曰魏謩者郭玄信出使從弘農司馬求御人遣石苞及鄧艾爲御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並當至將相旣而苞爲縣吏到鄴賣錢于市市長趙元儒異之曰公輔才也遂與交稍遷至弘農司馬求爲縣吏部郎許允謂苞曰君我輩人也當相引置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不意允之知己

晉書陶侃傳曰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
又曰王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又石苞傳曰趙元儒有知人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
又曰陸雲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

龍駒當是鳳雛
 又曰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晉書曰庾翼字稚恭風儀俊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候天下太平然後議所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輩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
 又曰謝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又陶侃傳曰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語吾其後當居此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

又曰時豫章郎中令楊暉陶侃州里人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二
晉書曰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御史
中丞周彌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又曰荀勗父盼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
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
學達於從政
又曰郭奕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
為別駕舍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
又曰賀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眾書尤精禮傳雅有知
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又曰應詹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三
晉書曰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御史
中丞周彌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又曰荀勗父盼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
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
學達於從政
又曰郭奕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
為別駕舍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
又曰賀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眾書尤精禮傳雅有知
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又曰應詹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

日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之以軍政
又日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
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
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又日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
簡有雅量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日羊叔子何必減
郭大業少選復又歎日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
百里
又日李熹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
又日唐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
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又日韋忠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
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日此子長大必爲佳

器歸而命子願造焉也

又日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
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
州黨稱有知人之明

又日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
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日鄭公業
爲不亡矣

又日王戎傳云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
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去過戎良久然
後出謂渾日濬冲清貴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譚
又日樂廣字彥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
年八歲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日向見廣神姿
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

又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祖肇魏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

又曰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涼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又曰王澄傳云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

廼仲第三澄嘗謂衍曰見形似道人而神峯太儻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由是顯名

又曰戴若思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材

又曰周顛傳云同郡賈嵩有清操見顛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

矣

又曰劉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

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又曰周浚有人倫鑒識其鄉人史暉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暉竟有名於世

又曰阮脩傳云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此後當見能通之者不行族子弟

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臆臆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又曰桓彝字茂倫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安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

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卽遷吏

部郎

又曰謝玄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然玄亦必不負舉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年在童胤伯父遂謂之曰我爲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

又曰吳隱之字彪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伯母語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常用如此輩人及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汪字玄平少失父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

刺史王澄見而奇之以爲興范族者必是人也

又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故以相與

又曰王珣字元琳弱冠與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不易才也

又曰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皆南金也

又曰陸贄童胤中從兄機稱之爲陸氏之寶我家不世之才也

又曰褚季野翼從弟弱冠譙國桓彝見而異之曰褚季野

有皮裏陽秋

又曰王勃爲太子舍人祭陽潘滔時爲洗馬見而目之曰
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沉約宋書曰栢玄聞義軍起便憂悴無復計或曰劉裕等
衆力微弱豈便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是爲一世
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
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無成也
宋書曰謝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嘗異
之曰此兒深衷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又曰謝弘微叔父混尚晉陵公主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
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
亡至是數載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
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

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又曰表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
格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

齊書曰隋郡王子隆能屬文明帝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
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藩屏

又曰徐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
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
自結

又曰江數爲丹陽丞時表粲爲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正
在江郎數與宴賞流連日夜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父卒悉推財
與弟唯取書數千卷初與從弟炤同載道遇太祖淵舉手
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梁書曰沈瑀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淵
淵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又曰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塘人也幼學從餘杭呂道惠
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
必爲王者師
又曰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
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明經致貴
又曰臧盾幼從徵士瑯琊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
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
器王佐才也
又曰賀瑒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
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

者宗

又曰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
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
陳書曰杜之偉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瓚深
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又曰陸慶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
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
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
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北史曰于謹南伐江陵以唐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
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
歸或言於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
不之信然欲明其實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

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汚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隋書曰魏任城王諧薦李德林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貴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伎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又盈朝然脩大厦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學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又曰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又曰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譽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又曰高構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於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又曰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又曰李德林任城王諧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三
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
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
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
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
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
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
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數而埋暢魏收嘗對
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
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又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鬣喪父事母以孝
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
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顏子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四

人事部八十五

知人下

唐書曰王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
體道履正交不苟人叔父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
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
又曰裴行儉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惣管凡遇賢俊
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
盧昭隣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
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
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
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
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

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昂崔智警王方翼党金毗劉劼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為名將位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闔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又曰張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為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

又曰李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子對切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

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排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修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又曰李晟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

又曰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楊子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

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竟如其言

又曰于邵傳云樊澤嘗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謂樊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擇爲節將

又曰李德裕與牛僧孺有隙或以韋温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

又曰劉三復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文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

後魏書曰崔亮傳云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言之於冲冲與亮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延爲館客冲謂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

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然梗直有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之明也曰何故荅曰臣聞諸孫卿其爲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面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回果以譖得罪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牛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燭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復相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

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矣國政不治獄訟不息臣竊選國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寧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萊田三畝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虞丘子干家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叔敖果可使持正矣傅子曰劉備襲蜀丞相掾趙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而不濟也郭子曰翼州刺史楊淮字彥清二子喬髦有識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頌樂廣友善遣見之頌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淮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

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議皆許之貪賦不問又曰王仲祖云眞長知我勝我自知又曰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爲妹擇嘉婿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帷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葦然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呂氏春秋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奈社稷何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若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以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強魏果弱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常謂我識度勝

世說曰表宏少貧常爲人傭載運謝鎮西嘗夜泊舟江渚清風明月聞賈客舫上有詠聲甚有清致聽所詠詩又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已而遣人委曲訊問乃是表宏自誦其詠史詩遂厚相賞重

又曰郗太尉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曰請往東齋中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並皆可然聞覓女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食如不聞郗云此正嘉壻

既而訪焉乃逸少也

又曰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過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返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量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有一令僕才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逸民家遠迤荅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未投之裴曰身是逸民明可更未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屑乃用爲西門侯於此遂知名
又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使僕問曰魏王何如使荅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魏王聞之

馳遣殺此使望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尙書翼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桀有大度晉安北張華一見奇之謂廆曰君長必爲命世之器定難濟時者也遺廆冠簪以結懋懃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于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弗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人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曰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

女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爲人牧羊也遂妻之宇後歷位京兆尹御史中丞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翁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帥仇季智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菜季偉皆爲名士至汝南見袁閔不宿而去從黃憲三日乃去過新蔡薛懃問之曰足下見表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乃弥日何也泰曰奉高之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畝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難測量也何顒別傳曰顒字伯求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總角時顧榮曰此吾家驥興衰宗必此子也顧珠亦有令問榮謂珠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孟嘉別傳曰庾亮拔孟嘉爲勸學從事褚裒爲豫章太守出朝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集嘉坐第甚遠問亮曰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褰歷觀之久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
衛玠別傳曰劉眞長謝仁祖並知名時人商略中朝人士或問弘治可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闊可容數人
三輔決錄曰龐知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乏乃客鍛於勃家知伯知其賢尤加禮待雇直過償及去送十里過舅家復貸錢贈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農乃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後果爲馮翊太守勃子爲門下書佐
又曰游殷字幼齊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之初

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旣過家具設賓饌及旣至殷妻笑曰君甚勃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殷曰卿勿恠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旣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妻子託之軫害殷月餘得病目脫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未於是遂死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靈之驗

又曰王謐字子嗣博學有才辨洛陽种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謐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爲公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謐之知人也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
爲父賚書詣勤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馬仲舉父出見勤
勤曰足下有不凡乎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謂乃歎
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
爲海內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又曰謝甄稟氣聰爽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
曰平輿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盼睐則賞其心觀其顧步
則知其道

襄陽耆舊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操曰儒生俗士
豈識時務哉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
士元也並用爲軍師中郎
又曰潘記見溫習十數歲時曰此兒名士必爲吾州里議
主勅子弟與善溫後果爲荊州太公平令

又曰李衡字叔平漢末父將走入吳以下戶調爲武昌渡
民聞羊衡有入物往干之衡曰多土之世尚書劇曹郎才
也勸習筮仕以女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
又曰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
又曰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
又曰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人事部八十六

品藻上

論語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又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籩宗廟之貴器

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乘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為之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又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奔而違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又曰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于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太簡乎

又曰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
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
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
悔寤其本志情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
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无益可

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曰孔子北遊農山顏回侍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
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鑄劍戟為
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歲無鬪戰之患
子曰美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又曰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
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好言
兵計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
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猶有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
展禽置六關六關關名置之以稅行者妾織席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
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齋齊將有禍不受其用以避
其難是智之難也

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侷侷而樂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矣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文勝其質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不虛其德敦

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行故動則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復白珪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臨其難不愛其死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若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平仲之行也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利也項羽疾能如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皆悅服

又曰公孫弘傳贊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

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循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因問陳蕃曰徐穉表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友善允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爲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綽氣猛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劾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又曰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過之

又曰文帝問賈翊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宿料羣臣無備權之對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典略曰禰衡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仲達乎衡曰卿欲我從屠酤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苟令君趙蕩寇皆蓋世乎衡見苟有儀容趙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其意以

爲苟但有貌趙但啖肉也

又曰趙戢遭三輔亂客於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戢歎之曰劍則于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取荊州執戢手曰何相見之晚

魏氏春秋曰高貴鄉公卽位神明爽儁德音宜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貴鄉公嘗宴群臣於泰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崔贊表亮鍾毓虞松等講述因帝問顗等曰有夏旣衰后相殄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壠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苞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人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

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覈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非至德豈能濟斯漢祖因土崩之勢專任智力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因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帝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向令墳典俱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也

又曰胡綜論吳朝俊士英才卓越超踰倫疋則諸葛恪清識知機達究幽微則顧譚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

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曄羊銜恪才而疎譚精而懼景辯而校後恪譚果以強吳人論綜言而有徵蜀志曰大鴻臚張儼作默記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聞名於伊洛丕備旣沒後嗣卽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亦一國之守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策亦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吳志曰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子敬東來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策一快也後孟德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所宜子布文表俱言宜遣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衆迎而擊之此二快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其長子明少果敢有膽而長大學問籌略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耳又曰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者其由非一也大歸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

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
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嚴履之矣學不求
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雖德實有差輕重
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
家吳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美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
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
善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
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
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勲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
豈非古哉又魯橫江肯仗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
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

將師深辭固讓終不就後徒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
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貴衛尉旣
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
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
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
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虜此決
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
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
雖疎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唯篤人
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
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
過人至其純粹履道不求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
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曰薛瑩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
條暢賀邵厲行貞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
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
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
不及也
王隱晉書曰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
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郝公曰王褒之父亦非
罪死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郝公曰王勝於嵇或
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官何以無非也荅曰殛鯀興禹禹不
辭興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禹以
爲不當耶則同於王
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荅曰紀信伐漢高之死可謂見
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又曰顧榮謂中宗曰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
忠欵誠盡加以膽幹殊快躬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用
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
服膺儒教足爲民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力
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中宗納之
又曰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
壻玉潤
又曰裴憲字景思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
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然
至於深引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又曰裴楷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
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迫見矛戟在前傅嘏注朝廳所不見
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又曰杜預傳云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又曰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于人也

又曰裴楷傳云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又曰阮裕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時人云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直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又曰謝安義在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彌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六
 人事部八十七
 品藻中
 晉書曰韋忠傳云裴頠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華辟
 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官情且茂
 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奔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
 夫之所宜行耶
 又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
 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
 長竿
 又曰褚陶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
 龍躍雲津願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六

人事部八十七

品藻中

晉書曰韋忠傳云裴頠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華辟
 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官情且茂
 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奔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
 夫之所宜行耶
 又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
 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
 長竿
 又曰褚陶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
 龍躍雲津願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又曰樂廣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歿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而覩青天也
又曰嵇紹始入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
又曰劉毅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

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
又曰樂廣少與弘農楊准相善准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准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鄉髡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髡亦清出准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又曰劉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實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
又曰和嶠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歆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礫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又曰郗鑒傳云王敦嘗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

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
道韻平淡體識冲粹颯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踈及愍懷
太子之廢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孰曰
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手以此
相方其不減明矣鑿曰丈夫既絜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
偷生屈節醜顏天壤邪書今又惡實非果不為高也
又曰孫登傳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
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
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
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於識
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夫矣子
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又曰王湛傳云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

癡叔死永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
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
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
間乎
又曰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才
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顏子
也
又曰王衍儁秀有令望虚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
稱之日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
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又曰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
之日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

神清杜乂形清
又曰郭文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
下惠梁琦之亞
又曰羅含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
中之琳琅
又曰羅含相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座曰此何
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杞梓相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荆
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
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郗超傳云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
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
時之雋

又曰郗超爲相溫參軍謝安與王坦之常詣溫論事溫令
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周顛傳曰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
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又曰應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
文章稱司徒何邵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相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
惔善帝稱之曰溫眼如紫稜鬚作蝟毛磔孫格切孫仲謀晉

宣王之流亞也

又曰劉惔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葦門陋巷晏
如也人未之識唯王道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表羊
惔憲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
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後憲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昇論

者遂比之荀粲
又曰荀崧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表
偏謂偏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
粹是賢兄輩人也

又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
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公簡
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又曰謝安搯角神識沉敏風宇脩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
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
而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有重名

又曰謝萬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王賈誼楚老龔勝孫登
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
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又曰韓康伯傳云庾綸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康伯及
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
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
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又曰褚裒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相彞見而目
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又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曰云濯濯如春日柳嘗被
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辯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
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
王恭才地可以爲將相

宋書曰謝弘微叔父混特所敬貴號爲微子常云阿遠剛

六千御覽 卷四十四 三
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矐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
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開
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又曰龔祈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
見面歎曰此荆楚仙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祐父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
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
陳書曰周弘正叔父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類
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譙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
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然而並有所短杜公
志大而識闇狎下而驕尊矜巧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
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猷輕佻

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耳卒皆如其言

隋書曰元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踈
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
又曰蘇威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
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
賢不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
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
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又曰楊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
君子之心者唯達耳

唐書曰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
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

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載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大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又曰馬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妄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免耳

又曰韋述時趙冬曦孫述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道迥迥起音巡亦六

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又曰馮定字介夫宿之弟也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

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快也猶尚可疑邪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痾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痾病失也君不用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無不愛其父父之忍將何有於

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官不治病不起朝不肅
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
之巫從中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衛公子
啓方以書社四十入衛公慨焉歎涕曰嗟乎聖人之所見
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被而
死絕于壽宮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吳起
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
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援桴一鼓敵人在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
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
上命矣夫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

疑黔首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閒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
崔鴻前涼錄曰張茂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
岌謂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
難易不同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
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
一卒胡人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
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後秦錄曰姚萇大破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各曰若值魏武
王尋破此賊陛下將軍大過上歎曰吾不如亡兄者四也
長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
天下爭衡望塵直突前無橫陣二也究覽古今講論道藝
駕御羣賢收羅雋異三也揔領大衆經履嶮難大小悅稱

人盡死力四不如也
又曰魏武王姚襄禮待楊亮亮奔栢温温問亮曰襄何如
人荅曰天下傑也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疇而雄武過之
越絕書曰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
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
何也荅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
蠡單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
死曰止去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
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
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
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
義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
亡者正其紀也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二子孰逾乎曰

以為同耳
華陽國志曰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字元龍太尉球孫也有
雋才較天下士謂功曹陳喬曰闔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
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識
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
德
零陵先賢傳曰劉備曰子初即劉巴才智絕人如孤可用
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
初遠矣若提桴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陳武別傳曰武時人無察者頓丘閻遐薦之於軍府或問
武當今可與誰為輩遐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璋有餘
道堅世璋皆同時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之
間乎

衛玠別傳曰永和中丹陽尹劉真長鎮西將軍謝仁祖商
略中朝士人遂及於玠或問杜弘治得方衛洗馬不謝曰
安得相比其閒可容數人
世說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恨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琬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畧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名士共洛水卜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共看
樂不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
殊靡靡可聽我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然玄著
又曰劉萬安即道真之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
亦見百人亦見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
又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
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

瑾在吳吳朝股其弘雅

又曰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一
反治身清貞而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也
又曰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
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末
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時人以玠爲玉人
語林曰謝碣絕重其婦張玄常稱其婦欲以敵之有濟尼
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嫗優劣荅曰張夫人神情散
朗故有林下之風謝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
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有新豐瘠
土所當出也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表闔不宿而退往
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泛濫
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不可量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六
又曰泰嘗與大將軍論經章論傳無不備論論者謂泰
又曰泰嘗與大將軍論經章論傳無不備論論者謂泰
又曰泰嘗與大將軍論經章論傳無不備論論者謂泰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七

人事部八十八

品藻下

孔叢子曰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二計臣張叔謀有
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
得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為
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智士結舌
雖有餘猶不逮也

又曰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
夫東里閭外質顏拙有似踈直內懷虛妙非丈夫之節若
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為
貴者無益於德故也
又曰宮他見子順曰他困於貧賤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

濟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通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不能稱也宮他曰將之燕相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之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后成子可也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桓相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何故荅曰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回果以貪得罪

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

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衣文錦之服大書在明堂

故曰雖醜登廟也

子產深綰也美而不尊

子產相鄭以乘車齊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

爲政綰深者以子產喻人母月令曰命婦官深綰溫暖其民如人之母也

表子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瞭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爲雅人

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又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臣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姚信上緯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爲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于林宗皆可盡爲則也其洩冶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睚眦廢人其觀進者或飾虛其怠沮者皆離叛識誠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千之弘化

又曰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不以爲然季子妙通達道之機假其討光恐增禍亂受光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爲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非其封疆也國人疾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光憂迷內灼而異圖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高人是以前季子相時慮事順以安

民而謂其弱未聞厥旨蔡子答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翼能揚文武之遺教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爭乎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弑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

又曰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沈浮從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隱之風智似蘧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揚子之書清貴甚遠然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唯教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禮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累孟軻昂昂其肯然

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又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
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
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據鄙寄遊
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
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
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
參聲伊周爲賢相推驗事情優劣明矣
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列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
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
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
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
可後也夫臯繇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

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
我而犯上則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殊乎吳鄧矣
陸恭仲荅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
時人或其先後

魏文帝典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爲周氏
體聖考之淑氣稟賢妣之胎教周邵爲保傅呂尚爲太師
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覲禮義之容弘踐祚之義
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二
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
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
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德與體并智與性成孝昭之
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彫落之民臣無淑聖之智
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豈不謬哉

曹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徒招
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
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直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
惑秦宮而不出窘項座而不起計失乎鄴生忿過乎韓信
太公是誥於孝違矣敗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然其
驍將蓋臣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
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妄夫世
祖體乾靈之休德韜亞聖之奇才聰達而多識樂施而愛
人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當
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威
鳴視狼顧虎超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
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勁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
也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語德則靡譽言行則無穢卒

能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光武其近優也
曹植成王論曰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
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邵
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以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
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
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邵公也
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周
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
以堯舜為成王湯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陳羣汝穎士論曰羣以為孔氏先汝穎士勝負之評矣孔
荅曰汝南載子高親止于乘萬騎與光武帝共揖於道中
穎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頑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友
人共說世俗將壞同夜起舉聲號哭穎川士雖頗憂時未

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劉晨圖開稻陂灌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並下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誦者也汝南李鴻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鴻自縛詣門乞代弟命便飲鴆而死弟因得全穎川士雖欲尙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務忠讜未有能沒命直言者也
何晏冀州論曰略言春秋以來可與海內比而校也恭謹有禮莫賢乎趙衰仁德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乎韓起決危定國莫賢乎狐偃勇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達

讎爲主莫賢乎祁奚延譽先主莫賢乎張老明智識物莫賢乎趙武清直篤義莫賢乎叔向聰明肅恭莫賢乎羊舌職守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穆子憂國扞君莫賢乎先軫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謗和衆莫賢乎郟克流放能顯莫賢乎冀缺拔幽進滯莫賢乎臼季守義死節莫賢乎欒恭子抗言不屈莫賢乎荀瑩刼略不動莫賢乎解揚審聰知機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狼曠儒雅博通莫賢乎董仲舒體恭篤敬莫賢乎石奮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賢乎竇嬰明君顯賢莫賢乎田叔證主知分莫賢乎貫高忠義正直莫賢乎鮑子都審諤忠諫莫賢乎王宏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

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
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
也毀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
易益不同矣又選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
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真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
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
之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
舉軍東下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馬被創之
危也玄德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
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奔
北騎所擒勒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
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

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歿於宛下將復謂不及張繡
矣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
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
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
諸葛孔明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
用臧否不相爲使武帝雖勉强不爲用矣況在危急之間
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
傑而已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或以毅爲弱燕合五國之
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莫不謂毅爲優余以爲五國之
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
孔明苞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諮以濟
世至如奇策泉涌智謀縱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

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勳業未濟而殞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烈聲震遐邇者也昔鑿齒別周魯通諸葛論曰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摠角定大計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予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忠直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已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

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表宏七賢序曰阮公瓌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舉節動無過則乎中散遣外之情最爲高絕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懷體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衆樂同遊刃一世不亦可乎新序曰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蔣子萬機論曰太史選云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擬大舜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萬乘郊迎而佩印雖所弘非

道義然當秦之時深詐變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矣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於八至於此事而丘不使也
抱朴子曰凡薄之徒雖便辟流俗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胷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所謂冒于貨賄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
傅子曰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荀粲謂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俊虚心交于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也嘏荅之曰太初能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外徇名利內無關鑰此三人者皆敗德也

孫子曰譙周勸主降魏何乎曰自謂天子而乞降請命可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亡則亡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君之正道哉
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干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
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時曰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人有問王長史王仲祖也江羈羣從兄弟者王荅云諸江皆能自生活

又曰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荅曰阿敬近

王劉之間王脩與真長

又曰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嘉賓郗超小名道季荅云

道季誠抄撮清悟嘉賓故自勝相公稱云也相温也鏘鏘有文武

又曰王右軍道劉真長樹雲柯而不扶踈

又曰桓公問孔思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答反問公謂

如何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

又曰簡文云謝安南名奉字弘道清冷如其弟弟名躬字弘遠學義不

如孔嚴嚴字彭祖

又曰王丞相云雜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里我

亦不推此二人唯共推王大尉夷甫也

又曰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厯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

幼輿言

又曰王丞相言刀玄亮之察察刀協字玄亮載若思之巖巖載

字若思卜望之之峯岨並一見我而服也

又曰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菟義之小名於菟何綵復減處仲

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王子猷

說世目士少為朗邁我家亦以為徹朗

又曰孫子荆應上品狀王武子時為之目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七

